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常言道 第十五回 飛錢原作飛錢用 惡人自有惡人磨

《西江月》：這答桑田滄海，那邊滄海桑田。興衰成敗屢推遷，恍似馳風掣電。

處世慈和最貴，居心忍耐為先。紙燈塔大耀坤乾，往後何由照見。

話說錢百錫前生卻是個鑽骨蛀蟲變化，名為敗家精。他嫌天小不夠他遊蕩，到了天盡底頭，竟要想拆起天來。有人勸他道：「你拆動了天，天若坍時，如之奈何？」他說：「有長的在那裡撐住。」真不知天地為何物，所以天罰他現世初世為人，托生在小人國沒逃城內，做了錢士命的兒子，同化僧、萬笏做伴，日日玩弄兩個金銀錢。來往的人沒甚稱呼，只得叫他一聲錢大老官。你道是怎樣一個大老官：油頭油腦，花嘴花臉。頭戴鸞冠，身穿俗套。纏嘴夾舌，體段宛同墨庸；賊皮搭臉，形像逼真化僧。

著一雙豈有此履，騎一匹沒籠頭馬。東蕩西馳，世事不分皂白；橫衝直撞，路途那識高低。

常騎了無籠頭馬，向弗著街前世寺內，同化僧在大排場海灘邊遊玩。他家中的款式，比錢士命在時究竟何如：夢生草堂中扁額不動，狒軸換了一頂獬軸，上聯「大姆哈落落」如舊；下聯「阿迷俚沮沮」字跡模糊，卻有些看不出了。建幾改為舍幾，硬桌換其百桌，有主椅換了十把仿樣稱孤椅。天生井也填沒了，矮齋也坍頽了。自室中有了漏洞，扁額亦如舊，炕牀拆去，擺下一張糟榻。壁上橫被鸞畫不改，上下對聯換去。上聯是「大話小結果」，下聯是「東事西出頭」。其餘房屋漸漸走樣，門前大樹已倒，錢百錫看去倒覺豪暢，出入沒有遮礙。正是：

換來新氣象，改去舊規模。

那時，錢士命家中又是一番勝景了。一日，錢百錫騎了沒籠頭馬，手中拿了兩個金銀錢，要向大排場去，才出門來，但見施利仁笑容滿面，迎上前來道：「大老官，何往？」錢百錫道：「日與化僧在大排場頑耍，不甚暢懷。他說另有一個好去處，今日要同他去走走。」施利仁道：「小的此刻特來邀大老官去遊玩一個所在。」錢百錫道：「有多少路？」施利仁道：「不遠。」錢百錫道：「就此同行。」喚了睦炎、馮世追隨。

施利仁牽了馬頭引路，離獨家村而去。路過一脈塢，來了墨用繩，跟著施利仁一同行走，一逕到了勢道上，只見沖天一座浮屠，施利仁道：「此座浮屠，乃古老上人所造。四面有門，每個門上有兩個大字，四個門內有四般景致，我們回來賞玩。如今且先到山上去看看何如。」行不多幾步，墨用繩搶前踏了一個水潭，跌落水中。施利仁立在乾岸頭上，誠恐踏濕腳，遠遠走開。錢百錫道：「墨用繩跌了，如何爬起？」施利仁、睦炎、馮世齊齊應道：「前頭人吃跌，後頭人防滑。且自由他。」墨用繩蹣蹣弗動，帶水拖泥，不自覺其形穢，一心總要跟他們走，迤邐行來，早見一座高山，果然好個去處。但見：一團點綴，果是形容不出。無限丘壑，盡屬意想不到；奇形怪狀，真可驚魂動魄。千緒萬端，實堪悅目賞心；詭道鉤連，規模並皆醜態，斜徑迎合，景致無非惡狀。登臨者日臻其境，肉麻當有趣；旁觀者適逢其會，毛骨也悚然。

這座山名為湊景山，錢百錫不識路逕，瞎天盲地，被施利仁；睦炎、馮世引路，但覺眼前暢快，心中爽利。有時在賭場頑耍，有時在醉鄉盤桓，不知晝夜，樂而忘返、信步來至歡喜墩上，登高而望，遠遠望見一個去處，更覺眼花繚亂，心蕩神迷，認得有個化僧在那裡打坐，錢百錫道：「你們看見化僧麼？」

這個去處想是仙界，化僧道痕高深，所以能得常在那裡打坐。

此去看來不遠，我們也去走走。」施利仁道：「這個所在，名為溫柔鄉，青去雖在眼前，走去須要繞道而行，卻有好些路程。

大老官若要去，還要納些工夫，費些腳步。幸有金銀錢在身邊，尚覺容易，我們且追隨便了。」轉彎抹角，曲曲折折，不知不覺，那來時所見的這座浮屠，卻在面前。此刻順便，不免大家瞻玩一番。抬頭看見一座門上面寫著：「蚣門」兩個大字。施利仁道：「此座門內卻是佛家弟子。聞得從前有多少修行人在內，如今都成正果上了天去，一個也沒有留存的了。」轉過去又有一門，見寫著「鴉門」兩字，施利仁道：「此座門內，是蓬萊仙島，最好玩耍，你看門兒雖然堂堂開著，若手中沒有金銀錢，休想進去觀望。」錢百錫道：「我金銀錢常在手中，盡可進去。」錢百錫在前，施利仁、睦炎、馮世跟隨，墨用繩落後。才跨進了此門，只見錢百錫手中這兩個金銀錢望空飛去，變做了一蓬青煙，繚繞空中，被風吹散，不知去向。各人連忙退出。墨用繩看不出煙頭，茫然道：「那裡來的這般氣，是冷氣呢，還是熱氣？」施利仁道：「你煙也不識，是氣？」眾人暗暗可惜這兩個金銀錢。錢百錫毫不在意，再轉過去，又有一門，見寫著「鰐門」兩字，施利仁道：「此座門自來難開。若有人來開了，其中的鬼祟又是纏擾不休，故爾久遠關閉。」再轉過去，又有一門，見寫著「雁門」兩字。施利仁道：「此座門內，聞有妖魔精怪，所以多用頑石砌住。」原來這四座門內，乃是佛仙鬼怪。錢百錫不信，立在沒籠頭馬上，扳去一塊石頭，望望裡面，有何妖怪。施利仁看見，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完了，雁門穿了。待我替你來填好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雁門中雁氣直衝，迎人欲倒。施利仁掇了這塊頑石，立在馬上，雙手端端正整用盡平生之力，填足雁門。那曉得驚動了上面的亂石，一齊落下。那時施利仁仰面望著，剛打落了兩邊的面肩骨，蹺得高，跌得重。頃刻跌死在雁門口。錢百錫吩咐睦炎、馮世將他屍首焚此，兩人奉命，遂架起柴薪，登時燒動，煙霧若天。他兩人喜熱，立在近火，一時失足，也跌在火內，和他一樣火燒死了。

正是：

見人富貴由他去，莫把心頭似火燒。

施利仁、睦炎、馮世已死，錢百錫獨跟了一個墨用繩，訪問溫柔鄉，來尋化僧。一路搖搖擺擺，逢人便問，不覺已到溫柔鄉里，但見那鄉中：春山疊疊，並峙西東；秋水盈盈，分流左右。山頭烏雲幕幕，籬邊玉筍纖纖。耀日櫻桃一點，臨風弱柳千條。紅紅白白，桃李爭妍；嬌嬌滴滴，海棠獻媚。

你看那：連理枝並蒂蓮，人人心愛；斷腸花，想思子，個個情牽。精不過，金蓮兩瓣，雪藕雙條。好個玉琢成的世界，粉捏就的乾坤。熱烘烘果然溫矣，軟綿綿不亦柔乎。香氣襲人，乍聞不覺心先醉；秀色可餐，一見那知魂已飛。

錢百錫到了此鄉，果然如登仙界，行至一條四折扶橋，上面搭就桂棚。錢百錫剛踏著橋面，橋板一忒，下有機械，棚上就落下一條軟麻繩做成圈套，將百錫剛剛扣頭頸縛住了。化僧連忙走來道：「此橋名為仙人變，你不識路逕，原不可行走。

踏在上面，落在圈套中，被人耍弄你的頭頸了。要解此結，惟金銀錢可救。」錢百錫還要扯個體面，不肯說出金銀錢飛去，只說道：「金銀錢卻在家中，現在不曾帶得出來。」化僧道：「只要大老官口許了，就可解救。」錢百錫道：「容易，容易，明日送來一看。」正說著，背後忽見轉出一人來，道：「大老官，小的向日在將軍手內借了一個金銀錢，小的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聞得府上有兩個金銀錢，大老官可肯一齊拿出來與我們看看。」錢百錫抬頭一看，卻認得就是下山路的一個萬笏，便道：「使得。」萬笏才將這圈套解了，錢百錫脫身，放了馬步行。化僧帶馬，一同在溫柔鄉恣情暢敘。暮樂朝歡，常引到平屋之中洗澡。墨用繩雖然跟隨，不敢向前同步，萬笏常拉他到醉鄉耽擱。錢百錫日與化僧、萬笏作伴，騎了這牛頭馬，橫衝直撞，終究不知路逕，自道乖巧。看看走至一條盡頭路，但覺水窮山盡，水落石出，路旁忽然閃出一人，驀頭打個栗爆，一記悶棍，打得錢百錫不知人事，人馬盡滾倒在地。墨用繩雙手將他扶起，再扶也扶不動。化僧上前，揪住此人。此人向地洞鑽去，土遁走了。原來此人就是脫空祖師。向日在鑽天打洞，學道修仙，只為偷天換日，見不得天尊面，逃避四方遊蕩，無從設法，今日遇了錢百錫，想起從前錢士命破了他的法術不得討他金銀錢一看。如今這個錢百錫，諒來可以打得他的悶棍，或可取他的金銀錢到手。那知化僧在旁，又被他看破，反來拿住，只得鑽頭覓縫，向土遁逃去。心忙意亂，毫無主意，見縫就鑽，無鑽地空處，要緊出頭，碰著了青石屎坑板，兩邊擠攏來，計窮力盡，被這亦硬亦滑的東西逼死了。正是：蜃樓縱巧須臾散，兔窟徒營轉瞬空。

化僧、萬笏將錢百錫撮弄起來，攙得他豁上了馬背，坐好在馬上。化僧引道，墨用繩在後。他三人又往陷人坑去了。萬笏別過三人，獨自回下山路來，狹路相逢，遇一人搨著耜頭劈頭要來打他，萬笏道：「我和你並不相識，如何平地要來打我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打不成相識，打了你你自然認得我了。」萬笏道：「小的實在不知尊姓大名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憑你怎樣潑皮，我總要處置他。我從前為不在寺中，所以由你在山門口大罵。我久已要來尋你，今日相逢，不能饒你。」

萬笏看來勢頭不好，萬種哀求，乞饒狗命，要跪就跪，要拜就拜，要捥就捥，諾諾連聲，不敢一言回答。那人道：「你為了錢百錫，倒同我們化僧相識，留你在世，誠恐別人受害，饒你不得。」就把耜頭猛打一下，頭破血出，萬笏休矣。這搨耜頭的，原來就是前世寺內的魔僧。他打死萬笏之後，無日無天，撞穿了天門，遇著杜天王鬼，死在烏盆天裡。杜天王又不知死於何人之手。正是：強人自有強人收，逢著強人不敢強。

那化僧引了錢百錫、墨用繩，到了陷人坑。一進平屋，各人在內洗澡，墨用繩膽怯力薄，略探了一探，慌忙溜出。錢百錫也非久慣，暢情即止。化僧自以為老練，依戀不休，極情盡致，遷筋斗，豎蜻蜓，興波逐浪，覆雨翻雲，無所不至，悠悠忽忽，不知不覺沉溺不起了。錢百錫、墨用繩在外候久，不見出來，同去一看，但見化僧垂頭喪氣，口吐白涎，直挺挺死在平屋之中。正是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

錢百錫同墨用繩只得縮身退步回家。家中許久未歸，但見牆坍壁倒，內外通連，金銀錢飛去，甚嫌無事。墨用繩道：「三年不經匠，屋裡走了樣。何不起座空中樓閣，壯觀壯觀何如？」錢百錫聽了欣然，墨用繩去後，即喚了拆了匠來家商議。正是：

買眼藥到石灰店，生病人與鬼商量。

不知空中樓閣造來成與不成，且聽下文分解。